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會昌一品集卷七

唐 李德裕 撰

詔敕下

賜石雄詔意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
謀帥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
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

能盪寇眷言勛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
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
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叶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驗
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
慶勉弘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劔閣
鄧艾纔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
辦故論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
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

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
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
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
卿為萬人之帥啟千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
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
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回鵲未平南北皆有戎事

欲令卿却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聞王
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大原欲令充本道行
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尚卑指揮諸軍
未即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一軍齊入足
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及側近武臣誰
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進來如卿離行營
後兵力事執深入未得亦須審具事實聞奏不要隱情
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蹙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即日兵
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密尤
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論以利害遣其自
圖劉稹早務歸降倘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面看李丕
手疏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召軍人百姓
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逵詔書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竝勅令所禁蓋以有
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戚時
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我軍威朕
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
卿必傳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頻繁隳
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
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羣齎李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闕庭
魚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
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偽深要精詳
蓋緣四面王師尅期赴敵又聞王元逵并石雄王宰已
據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將弋在穴之
妖鎮衛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
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王師稍得自完復
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勞我師徒恐

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即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焚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

自卿全師壓境頓挫其執尋得天井重關下臨高平危
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
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尚聞
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
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
駟東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
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
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

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鵠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
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
有奇功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寇皆因敵心
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
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
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
副朕懷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令在太原應接戎事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糾合征師衆纔一旅迫逐主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翦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為便近已詔元逵出師五千人馬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搖心宜速與卿本道都頭密意動靜與清朝計會犄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健禁戢不定抽歸太

原已令把絕鴈門過其歸路卿便須出軍掩襲勿遣漏失亮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軍允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邊夷搆亂伊洛未靖光弼以上勲元宰移守盟津即知急病抹艱因事為重以御近破狂寇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為吾雄屏

爰求威望將以撫寧昔漢光武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
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
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勛之日遷擢必殊詔
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直抵萬善震耀威聲
壯忠武一本作捕鹿犄角之形分長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潦
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勉弘方畧副朕誠
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畧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遇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為據昨者榆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沁至儀

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為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

關關人今為鄉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
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沒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
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
非惟鼓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
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賜石雄詔意

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翼城寨柵有一十
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與王宰詔同至各使聞知

下云又聞將士有苟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

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衙隊自大將至宴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既領節旄自有土地並宜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善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得遣回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與彥佐等詔同何後別各存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

已至鼙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鋌氣肅擊隼應節而逾厲
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
頻有交鋒蓋緣卿等當軍未抵邢州莫分賊執併有精
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鎮魏兩軍自當其半
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怙然生人膏
血杼軸其空朕既為父母豈可坐延歲月想卿忠憤固
不懷安况卿當道項為盧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
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虔劉殘憤士有關心宜

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綴力精
兵不合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
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茲
朕懷

何弘敬詔中改未抵邢州為未過漳河況字以下改
為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懷循陔思養違
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豈宜玩寇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在共攻緣王宰即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宣詔到日便須深入綴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掄兵王宰必能成事如因此犄角便克澤州則卿之功勛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重致茲暴陵然獫狁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卿

當深體朕懷早圖戡剪上薦功於宗廟下息患於生靈
則卿之子孫永受休祿朕之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
咸令知悉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橐弓矢保乂生人圖
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
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齎
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

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稱藩烽燧不設邊城晏閒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繒絮因我為援振服諸蕃百有餘年最為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為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却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携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

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倘彼鬪戰未定自有黨讐一
國之中疑懼相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
有舊人諳練邊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
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
誠信可保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寧關北至蕭
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
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
危機必易為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

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
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伏之期
取亂侮亡聖人遠畧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
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濛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
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
虛數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密靜詔書有
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敕書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
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勛庸其歸義軍
使宜停將士等同叶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
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
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閫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管
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敕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
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輸之險左右機軸表
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為要害之區令所置制豈限
常規積萬庾於敕前尤資地利列二矛於河上須壯軍
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為望縣其河清縣却還
河南府縣官等並准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
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弘敬權
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
時元逵弘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
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
慮未草梟音敢懷狼顧迫於飢窘復擾邊城仲武久欲
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
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勛解甲勞還免及祁寒之候止戈
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部侍

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莅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
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剪
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而歸兼招取丁壯三五千
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壠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
內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
兼領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

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
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噍類務極兵威料其聞此先聲
皆自感厲勉於方畧副朕深懷

會昌一品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會昌一品集卷八

唐 李德裕 撰

制詞

授嗚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訾獻籌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廷宣
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

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嗚沒斯特勒倜儻慕義
深沉有謀馱駢之生超千里鷙鷃之擊厲九秋屬獻款
誠布于邊將尋執羌夷不遺君親戢其餒殍之徒曾靡
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
敦鄰好念其再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酋豪顯其大順
使諸蕃知我招攜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
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嗚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救回鵲代雄絕漢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
之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蟬蛻自致於潔清豹變獨蔚
其文彩不有髦傑孰啓壯圖喟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
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鈴自強之心隱如敵國衛士之氣
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叶懷柔之志不
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士殊鄰秦能致霸得賢異壤晉實
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忠之顯效錫歸義
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

官常

授厯支特勒以下官制

敕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酋豪猶吾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而歸款得不撫寧況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鵬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來附北邊願削衽以圖全且橐弓而俟命矢其一志之死靡他既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即受漢封比能入

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彩纓爰嘉介石之心
式寵銜珠之命稅侯忠孝可保於克終安上子孫方期
於必貴勉茲師律為我信臣

授嗚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勛
仰惟前典嗚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稱良將之材
嘗佩賢王之紱附於絕塞歲以再期秉是一心竟全大
節今則解其毳服制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厲志驥登

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漢
北平守廣北狄避之號為飛將顧其苗裔頗在龍庭美
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棣萼之方曄當使同榮夫思
在無邪忠為德令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
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俾

叅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為貴
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
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款旋觀深
志可謂竭情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樂呼韓率服始有秩
訾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族錫以嘉名漢錫秬侯
尚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醕捧日之心寵以貂璫冠
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
義軍副使乃賜姓李名弘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應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
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銀州
監牧馬副使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將魏得
關某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取顏良於
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開志氣作而
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倜儻秉心堅正且聞誓翦讎寇不
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庶展拘原舉駭電之鋒期於盡

敵得射鵬之騎未足稱功宜勉一心成予九伐俾參環
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
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指
揮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
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

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為紇訖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為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況

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
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
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為可憐之意
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抃
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居邀求過望如在
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
退渾為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
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

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
如回鶻為紇斡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遺骸
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
膽思報大雪冤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
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
亦不吐柔亦不如回鶻以紇斡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
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

思此義勿更輕言今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
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為紇斡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蓬
轉以汚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
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
呼韓之敗也其君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
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
以其有二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為
執政嘉之遽命即事今相公以偉才弘畧匡弼可汗既

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駟夫之辨自達其誠而欲
絕累代之懽興二國之禍偁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
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為晚恐未嘗思
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汚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般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
盡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
藥羅葛九政藥羅葛氏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

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馳馬自取般次恐諸蕃劫奪須
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
見尤望依前自遣馳馬般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嗚沒
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倘順於
國盡合綏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
包容況嗚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
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
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饑渴

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盟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
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漢南候
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
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為好事惟行仁義不
作尤違則朝廷欲踈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
界劫奪牛羊以此為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
落何如欲稱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寵才性本
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紇訖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禾亥義判官元
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
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
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
知得達大唐為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
四十萬兵尋覓若彼別人留連不放請子細報即差
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若入吐蕃國

去即至吐蕃皇帝自覽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
久修鄰好加以姻親艱難之時常展勛力情義至重休
戚是同今紇圻斯讐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
糾合諸蕃長馳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饑饉兵數
無多強敵倘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
恐邊城之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
依倚側近山川深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
紇圻斯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紇圻斯即移就

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
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今累路逢着回
鶻即然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回鶻一人
無可然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馬把斷三河
口道路則籌畧兵馬之藝揣度可知且興廢在天否泰
有運紇訖斯以寡為重以弱為彊豈止人謀固是天贊
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
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所耻實亦諸蕃輕笑倘

紇朮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
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
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幸垂採納恐要見紇朮斯表本
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下
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
為模楷今之所覩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

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服今又不
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棊不定春
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移易三人不可
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
矣今思頗雪前耻再取美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帥
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忝在近鄰素欽風義輒
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弘敬任忝專
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
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縣懃既以上聞便須請監
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發邪計已萌遽遣
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紊國章遠
近聞知無不駭聽姜崧四月十三日到城至二十三日
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問冀得實情姜崧狀
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稹

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婿李全
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將妹婿王再晟發遣山東兗邯
鄆鎮佐軍虞候奎見女婿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懼求郭
誼覓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乂亦只緣公等
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乂自通狀云
劉守義扶劉稹時叔乂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
如此若擬扶郎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
義因此懷恨叔乂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

奪叔父職事姜崧梁叔父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
於朝廷通狀稱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
慰使既不得面見固難辨明今公等章表仍云故使初
奏病疾姜崧梁叔父並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
自是公等行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為事多矯詐
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
亡聖上三日廢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
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史省方回

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
曲為含忍詢訪百寮朝廷大臣藩翰戎師切齒憤惋如
報私讐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
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
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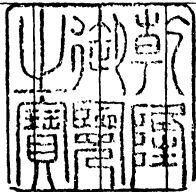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
抱玉以元勛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畧忠誠復

總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為列鎮之雄皆李公之力
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屋瓦皆振
剪符寇於淮服草木為兵六十年間忠名尚在及李相
公殂謝朝廷以王尚書虔休代之追李緘令居喪東洛
一軍受命莫敢借留改澤潞功勛成澤潞節義邇代節
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隳王制豈有從諫跋
扈既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
校即不合別置紀綱劫脇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拒君親

之命從逆亂之謀近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苞
隱奸慝逗撓兵機彼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
尋就束縛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
玄忠貫白日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
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
將之上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
歲之深耻將性命家族以徇驂童生為不忠之人死為
不臣之鬼彥佐忝受明命總彼成師感嘆之懷寢食忘

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寵
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為人受禍勉思奇策以副深
心



會昌一品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

九至
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進士_臣黃嵩齡

謄錄監生_臣杜文海

欽定四庫全書

會昌一品集卷九

唐 李德裕 撰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羣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郎君自知僭負思保生全
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之郎
君為子為臣忠孝並棄居喪未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

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牧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為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誠為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忿恚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矜貸有名羣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即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廷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

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
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況國家自
元和以來累翦叛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偽詞變
詐無不備諳今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
天更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
臣豈敢容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謬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

境揚薰風解愠之德安輯疲人想衆心必當感懷況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勲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為善之人日往月來羣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為義實所惜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以

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
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
又公等貴劉稭祖者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逆順之心濯
身滄波上覩白日以此為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
足以行志近者楊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
皆是耆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
就擒縛戮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
李丕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

分茆土為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美成敗利害
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
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臬戮劉稹自建功名
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
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無焚
灼之虞間井得晏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
懷各當信納

代李不與郭誼書

夏首初熱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獲優
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
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攜遂叨右
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
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
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遣密歸國先布
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
執力稍衰必擒翦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

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
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
密邇封壤瞻望不遥若不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
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授黑車子近點憂斯國王遣將軍
百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
闕又西蕃贊普近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
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
八表無事須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

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不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攻效自取寵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不只在龔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丕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顧望古人

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蓋以偷安比於鴆毒切望思之
臨紙零涕此情何極

代石雄與劉稹書

雄白比者牙

內一有字

兵馬使棄累代之勛業為四海之罪

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今則
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僇於人昨
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意密報云官軍
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虛實近得王尚書

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稱曾在昭義效職與彼軍游奕
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奕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
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賀意又款稱唐再清
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
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
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
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
回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

願更事全慶所以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畧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況兩面主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強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關心大兵一交立見焦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並是奉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
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
軍朝覲貴安事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
匪徇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
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
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

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
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
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
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漚款披肝
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
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
兩鎮舊體令速效忠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
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

人之美必當為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賞效
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畧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
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
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
人令充使至此伏希鑒悉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者尚書以幽薊頗有叛亂志在
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德在

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若椒蘭
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
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
加恩張絳固頓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
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倘不早圖良計先效赤
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大將多是舊人感先
侍中深恩矜尚書美政尊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
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

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
外任即商量宋毫大郡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疋
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為朝廷心
腹倘不思大義姑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問着既未
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畧必不可
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興師倘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
到後且詳觀事勢審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游奕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校有安國之大勲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游奕將不便毀除實恐非是况楊弁遣

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
珍却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
比令逆將賈羣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
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羣却歸劉稹亦
便受領狡童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為昔漢宣帝將圖
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
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令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
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

書以疆場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為乖當
望向後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
後可受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
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培克之後非
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寧上黨承入境之日煦
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見章表揅

雪罪人姑務和寧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為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美惟稍闕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
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吾初有其地未垂
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
答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
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
上下有節為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
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
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茲至公待一方

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為得也輒
陳至言幸垂信納

處置楊弁勅

勅楊弁起於卒伍獲在福禪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迫逐
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
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并而竊
之啟石會重關潛輸逆稗釋賈羣縲綆俾遠姦謀惑榆
社之義心召潢水之同惡蠱毒近發於懷袖蟻壤幾漏

於江河康政等被粉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遽忘臣
節仍助凶威撫弦登俾曾不興嘆以卵投石自取滅亡
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醜髒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
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
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丘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
草而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自劉從諫背德反義

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劃公直安全
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革面吳寇將敗
周丘尚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捷猶稱於必死況郭誼
王協聞邢洛歸款懼覆妖巢賣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
請命環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益其前愆天地神祇所
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
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
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

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脇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為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狡譎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為草章表飾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

益堅芑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
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為狂計挾助孽童污我忠義之軍
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棄神得誅之逆賊劉稹弟曹九
等張谷并男涯等陳揚庭并男窠郎等張公并男歡郎
等門客甄伐伎術人鄭諗背黨逆賊李訓凡仲京郭行
餘男台王涯姪孫羽闕約男茂章王璠男涯並就昭義
梟斬訖夫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殃今殄氣
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日戢於五兵宣示中

欽定四庫全書

會昌一品集
卷九

外各令知悉

會昌一品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會昌一品集卷十

唐 李德裕 撰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

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義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又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醜醜

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
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
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
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韋臯因備邊之執自
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蕃鎮或倉
卒易帥甚於奕碁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感祖宗
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僇惠
琳暨闢錡季年臯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

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
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
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
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
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
未得稱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與隆道
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
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

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
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美宣王任賢
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偉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
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
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

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
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
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
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
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會昌元年三月十一
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
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待讀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
屈崆峒堯期姑射未有不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
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太康開元中
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宗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
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
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壽必過於殷宗
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

令謹上尊號為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樞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字所以奏改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

第二狀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脩崇足彰嚴奉令

若再因合祔須啟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為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于至誠臣等

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為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為後代所譏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為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應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意即於禮至

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
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祇
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為後代之法若捨此
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
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
羣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

世克寶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像在一堂之內
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還疑
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嘗所
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
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宮牆伏望號為
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
官一人勾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
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

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宮
室為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
吉亾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
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
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使有朝
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園外

地至閒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碍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起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

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
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覲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
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
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
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
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
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
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

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
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為黨矣
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
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
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
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
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

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謚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
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
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
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
為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室
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
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

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
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
侍講欲以奔走權執之徒攫挈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
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
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
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
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
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

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
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

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韋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

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
靜矣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
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
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
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
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
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下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陞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執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奏聞伏望

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會昌一品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會昌一品集卷十一

唐 李德裕 撰

釐革故事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
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
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

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謬謬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
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
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為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
秩未崇望昇為從四品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為丞
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
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
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叅議奏聞未審可

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
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政國要宰臣
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
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典替可昭示百
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
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
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
虛謬宜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一日已隔固
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
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
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
國字一本有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

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

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
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
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
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
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
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
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奉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
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撫實須
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
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
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
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
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

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癸丑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令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飭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水

早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太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為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粵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

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為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太祀則太一豈能降禮稍重其祀固為得

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為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太常卿等奏
議合為大祀

論冬至歲朝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

子之禮實不遑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
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寮先詣東上閣門拜表
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寮受宣畢然後赴興慶宮庶
為得禮仍望永為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右以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
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
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須先據

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
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
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
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
號以啟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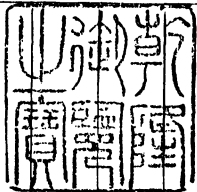
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督聖歷元年改為
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
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
于都護望改為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故事未審可
否

公主上表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
賤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舊章恐未為得臣等商量

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
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
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未審

狀不出



會昌一品集卷十一